





周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

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

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

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異理序其品則

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

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曰桑扈之詩倫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也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鷯

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

也李氏曰桑扈有

對割韋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禽雖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毛氏曰**鶯然有文章○**毛氏曰**胥辭也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枯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之觀視而慶之喻君臣以禮濃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示觀視而仰樂之○**鄭氏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濃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反○**毛氏曰**頌頌也長樂劉氏曰頌所以首出於身者故有作爲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爲物禦外以

蔽內也○**毛氏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之屏之翰百辟音壁爲憲不戰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孔氏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壇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憲灑也○**毛氏曰**辟君也戰欵也○**毛氏曰**不戰戰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毛氏曰**王者屏翰四方而爲諸侯濃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未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曰戰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戰而難欵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觶音蚪旨酒思柔淑交匪敷五報反萬福來求

爾氏曰兕觥罰爵也○**宋氏曰**觥角上曲貌頌

倫抹春秋穀梁傳倫斛與此字同穀梁注曰斛

球球缺角貌○**董氏曰**字書倫兕觥其斛說曰

兕角可以為飲者也後世倫觥誤也許慎說文

倫兕觥其斛斛角貌旨美也思語辭也○**爾氏**

曰旨酒之祀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

○**宋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

而福反求之矣○**爾氏曰**旨酒思柔匪微匪微萬福來求注謂飲酒者不

微率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東萊曰**兕

觥如卷百壘觥並陳則不必指為罰爵如此詩

則指為罰爵也彼者指古之夕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放來反鴛鴦放良反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

物有道自奉養養有節焉孔氏曰坐王殘害萬物

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云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季福祿宜之

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

者廣其義也獵祭與而後漁射祭獸而後田此

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

餘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

則為雙性馴耦也○**爾氏曰**月令云羅罟畢翳

注云罟小而柄長謂之畢釋詁云鳥罟謂之羅

畢羅罟也○**爾氏曰**君子謂明王也○**爾氏曰**

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

畢掩而羅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

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

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
卵弋不射宿故也○**莊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
是則宜壽攷受福祿也是樂劉氏曰先王之制
禽虫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
常取也必遂其生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可
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
苟非禮樂刑政之治于其民而中和決於風俗
則仁民息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
至人為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墜允有五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
萬物之戴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季福祿
宜之者謂睿為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為宜也
鴛鴦在梁戰莊三反其左翼君子萬季宜其遐福
梁石絕水之梁戰敵也遐遠也遠猶久

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緣其左
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孔氏曰敵其左翼
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張氏曰禽鳥
拉棲一類一倒各以左翼歛在內以右翼防外
患○長樂劉氏曰敵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
亦不疑於人也○**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
其在梁者敵翼而安○**東萊曰**此詩獨以鴛鴦
為興者詩多偶見多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
梁與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馬在廐音救推采以反之秣音末之君
子萬季福祿艾艾蓋反之

毛氏曰摧塗也鄭氏曰摧今塗字也○釋文曰
推留也秣粟也釋文曰秣穀鳥也艾養也○
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

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蘇氏曰將用其力則加之
以秣愛國用也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
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矣奉養之節如
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
福祿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推之君子萬全福祿綏之

禮記曰綏安也

篤養四章章四句

頰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
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伯是詩也孔氏曰諸
公同姓之公也

有頰者弁實維伊何禽酒既旨禽般既嘉豈伊異
後兄弟匪他焉音鳥同與女蘿力多反施以鼓反
兮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奕奕亦字既見君子庶幾

音悅擇音亦

禮記曰

興也

頰弁貌

說文曰頰舉頭貌

○董氏

曰頰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頰弁無笄者
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
頰弁皮弁也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
矣但爵弁則上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
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
知皮弁也○**禮記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

禮記曰

葛寄生也

陸璣疏云葛

一名寄生葉似

當蘆子如覆盆子赤鬚恬芙女蘿兔絲松蘿也

孔氏曰釋艸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
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
艸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目
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州

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

○**禮記曰**弁弁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

不定○**禮記曰**吾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

為兮吾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

以宴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孔氏曰燕禮者諸侯

奠臣子之禮其經云奠朝服諸侯用朝服奠則

知天子亦自以朝服奠也女酒已美矣女殺已

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氏曰無以為禮

君子弗非也有以為禮而弗用是乃君子所非

也吾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乎疏遠者皆兄

美由親○**朱氏曰**非他多也○**孔氏曰**葛與女

蘿依於松栢松栢存而茂松栢殞而亡是存亡

在松栢○**蘇氏曰**兄美之王譬如葛與女蘿之

託松栢自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不

直是與神將佑翁以福也○**禮記曰**

神聽汝之所為用祿與汝○**禮記曰**子曰事君不

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其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曰不下達下

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浮華之言也

弗自不自與相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而

下達者趨乎污下自者所由以為上也禮謂孔

子主癰直與侍人齋環非其人而自之也○**禮**

禮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

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婦之歎是知不可

太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悔

欲安處也善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將佑之矣何必太哉卒章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悔安息靖其爾位好乎報反是正直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思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孔氏曰鄭氏於中侯握河紀注云

昭王特鼓鍾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

家為說也鼓鍾將將七竿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

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擊也**○**將將聲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氏曰桐

柏山在南陽之東**○**湯湯流盛也**○**

○淑善也允信也**○**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

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

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氏曰言今我

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志嘗忘也

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倫是詩也董氏曰

姑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越新宮昭子賦車轄致其

特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間爾車之牽兮思變力克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

德音來括音活雖無好吟報反友式蕪且喜

○興也間爾設牽也孔氏曰牽無事則脫

行乃設之○朱氏曰間爾設牽轂也○董氏曰

按說文牽韉也故謂之爾又曰牽車轂也車韉

而行則有轂故古人以間爾為轂又為驅馳其

說本此**○**牽車軸頭鐵也**○**

美貌**○**蕪氏曰逝注也**○**毛氏曰括會也**○**

○式用也蕪氏曰昏居之心維婦

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注迎之以配幽

王也**○**宋氏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

王也

而心如飢渴日○**孔氏曰**凡人之樂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衰歎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波平林有集維鵠音驕辰辰頌女令德來教式音亦且譽好音報反爾無射音亦

孔氏曰依波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鵠雉也孔氏曰說文云鵠長雉陸璣疏云鵠微小必羸也走而且鳴曰鵠鵠其尾長肉其美故語

曰四足之美有庶兩足之美有鵠辰時也○**孔氏曰**頌大也○**孔氏曰**爾頌女也○**孔氏曰**射厭也○**孔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與王宮之

賓宜有頌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樂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

與式歌且舞

孔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嘉如此雖無旨酒嘉穀美德以及賓客式飲食

歌舞有所不能自已孔氏曰人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

以已為才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汝為主故云已身無德○**孔氏曰**樂賢女如此則

厭惡衰歎甚矣

陟遐高岡析星歷反其析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

葉滑思叔反兮鮮息淺反我觀爾我心寫兮

孔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為薪

其葉滑滑然茂盛丘氏曰林葉最盛○**孔氏曰**

鮮嘉觀見也○**孔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嘉兮

我得見爾賢女則心翰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釋文下孟反當不音行止四牡茂

口反駢駢乎非反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孔氏曰景大也○**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表記曰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

此知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

之不足也假馬日有尊尊斃而後已○**孔氏曰**

四牡之馬駢駢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

瑟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

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

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者謂

調和車馬以迎之如管章車牽也使我見王得

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歐陽氏曰**印笈有

所庶及也詩曰高山仰止○**史記孔子世家**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

止詩作行之

車牽五章章六句

王丹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豈開在万夷君子無佞讒言

孔氏曰營營注來貌歐陽氏曰營營欬注來之

飛聲樊藩也孔氏曰孫炎云樊圃之藩○**孔氏**

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孔氏**

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

亂善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土夢青蠅之矢積

西借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

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佞讒言陛

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夫也○

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

則營營欬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

生蛆復變為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汚白以爲黑而其苦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注來○孔氏曰讒人爲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董氏曰營營說文佗營營小穀也樊佗林蓋古字也○東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朽之間矣蓋憂之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因極交亂四國孔氏曰棘謂植棘爲藩也孔氏曰棘榛即爲藩之物○鮑氏曰極猶已也○公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青蠅止于榛中反讒人因極構古互反
一人

曰榛所以爲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鄭氏曰已與聽者爲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公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實之初筵衛正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息列反斬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酒莫衍反淫液音亦公饒入而佗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酒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狀使酒飲俱醉顏色齊同也○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玉卿士○孔氏曰樂記

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
○後漢孔融傳韓詩曰實之初進衛武公飲酒悔
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
其前二章陳古如瑕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實之初進左右秩秩直乙反邊豆有楚般戶交反
核戶華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鍾鼓既

設舉酬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苦浪反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瑕有的以祈音其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即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鄭氏曰**左右謂據筵上

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欽肅敬也鄭氏曰秩
秩有序也楚列貌敬豆實也鄭氏曰豆實菹醢
也○孔氏曰般是總名此文般核與邊豆相對

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般魏風曰園有桃其實
之般是在邊之物亦為般也○**鄭氏曰**核邊

桃梅之屬孔氏曰桃梅有核之物邊入云饋食
之邊其實棗栗桃乾榛檮乾梅也內則有桃諸

梅諸謂乾者也○**毛氏曰**旅陳也○**鄭氏曰**和

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借齊一也鍾鼓於是言既
設者將射改懸也孔氏曰天子宫懸階間妨射

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
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

之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
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

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
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宋氏曰**舉酬舉
所奠之酬爵也又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實

既配主人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疇實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王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氏曰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中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抗舉也孔氏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射人云若下大射則以程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由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鄭氏曰**大侯張

而弓矢亦張節也○**宋氏曰**射夫既同此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實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實射皆六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實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莢射則侯中畫爲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爲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

也所求也○**宋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豔豆上之解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奠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烝烈祖其非祭與既安實然後改縣以避射孔氏曰行奠並安實之後而行大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亦張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勝○**禮記**射義詩云發覆有的以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

○**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為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箒余若反舞笙鼓樂既和奏爨衍苦且反烈祖以洽戶浹反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反子孫其湛都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實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股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曰箒管也詳見簡兮○**毛氏曰**秉箒而舞與笙鼓相應辰樂劉氏曰箒舞文武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鄭氏曰**爨進也衍樂也○**王氏曰**烈業也孔氏曰

有功烈之祖○**鄭氏曰**洽合也○**孔氏曰**百禮

事神之衆禮也蘇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毛氏曰**壬大也○

丘氏曰林衆也鄭氏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宋氏曰**錫神錫之也○**鄭氏曰**純大

也○**宋氏曰**撮福也鄭氏曰撮謂尸與主人以福也○**鄭氏曰**湛樂也○**蘇氏曰**載則也○**董**

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体也○未

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也康主謂班上之爵也○**董氏曰**崔靈恩集註以一章為大射二

章為瑋射○**王氏曰**大射禮為將祭擇士故也饒祭矣於是乎瑋瑋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

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篇舞笙鼓

樂饒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奕衍列祖以洽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宋氏曰**百禮禮

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饒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

於是又射矣實載手仇室人入又則實主皆善射矣實囊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丘氏

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氏曰**酌取安体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丘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

曰安爵○**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實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

止威儀幡幡乎表反舍音捨其坐遷屢力具反舞僊僊音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曰既醉

威儀怩怩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反顧禮也幡

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

也○**王氏曰**僂僂軒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慎

密也孔氏曰謂慎禮而密盡必必媒媠也董氏

曰字書以必為儀毛以為媒媠蓋溺於儀而不

知禮此宜以其媒媠終也○**董氏曰**秩序也○

孔氏曰此章陳幽王葵實失禮之事實初升筵

尚温温欬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

反欬重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鄭氏曰實初

卽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

態出舍其本坐迂嚮他處辰樂劉氏曰君臣實

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今則

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實主可

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僂僂欬辰樂劉氏曰舞之

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

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必必欬而媒

媠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董氏曰

犯貴朝廷犯齒社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實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歎女交反亂戎蓬豆屢

舞傲傲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

俄五何反屢舞傺傺素多反既醉而出竝受其福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歎號呼謹歎也孔氏曰喝叫也傲傲

舞不能自正也說文曰醉舞貌○王氏曰傲傲

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朱氏曰郵與尤同

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傺傺不止也○**鄭氏**

曰出猶太也孔甚令善也○**鄭氏曰**此章申言

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人之始未嘗不治

終始至於亂○**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

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邊豆亦無次序至於
屢舞孔氏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禮記**

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頽矣○**孔氏曰**數起

舞僂僂欬又不能止○**禮記**曰福謂澈俎

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實

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說伐其

德也孔氏曰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

之是伐其德也○**宋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

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東坡**

曰夔禮實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實所

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所

謂既醉而出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

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淑醉不

醉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急匪言勿言

匪由勿語負據反由醉之言俾出童投音古三爵

不識矧失忍反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之監以

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宋氏曰**

監史司正之屬夔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

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式解見式澎○**宋氏曰**

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毛氏曰**殺羊不董

也鄭氏曰殺羊之牲批批有角○**鄭氏曰**三爵

者獻也酬也酢也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

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

獻也酬也酢也○**毛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

王之朝而已○**孔氏曰**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

有不醉者度設禮以逼之○**鄭氏曰**立監使視

之又助以吏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立監吏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為善耻服不醉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醉者監與吏反耻而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宋氏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急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殺羊費其無殺之物欲使息也。○丘氏曰此為飲酒者設法也為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吏無使過醉急慢無禮又當立酒令云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殺女飲至三

爵已昏然無所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王氏曰人之齊聖飲酒温克服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敢多於三爵而又不已宜其沉湎淫泆如是甚矣。○孔氏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酌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實實則奠之而不舉則實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酢為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屈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弗間而立監命吏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為娛不醉則不為百醜無以娛於王反耻而罰之俾之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豈之也或耻而弗為矣而俾大急者謂酒于酒荒于色恃

于禮漬于義皆大懈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為憂
幽王則以為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
而大怠用以為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
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
用以為樂慎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為
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遠拂人倫
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
語于外畱之以為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
醉人之非者罰以童妾殺無童者俾之必出所
以困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與其變
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耻於其心亦為
淫亂故三爵之後洋洋然昏矣醉矣睡而不寤
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此二句武
公所以自處也幽王繼宣王而治之廢未易處

失其天下其不遺不如是之甚申侯豈能殺之
也蓋由諸侯疾怒無有救之者是足以見其詳
焉嗚呼禽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亡乃

自取之也又豈申侯所能為哉○東萊曰淳于

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灋在傍御史
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奏御
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
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瓦顧召趙御史書之曰
某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瓦此古人君燕飲
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灋也鄉
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灋者也或佐之史
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
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
意歟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實之初達五章章十四句

奠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反京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辰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虫禽獸也網罟有制罽羅有時田獵有度弋射有規不社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曰不並矣歛上有恤物之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維蕃雖欲恤而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自于鄉遂次及於八州建伯立正分師列辰尊乎道德之賢以為司徒用總厥教以鄉三物為本有禮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戾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寢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

而不仁於昆虫而不恤哉○王氏曰憂在天下不為小己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孔氏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為始刺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奠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奠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管王在在鎬豈昔在反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頒大管貌

○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成安西上林苑中○

鄭氏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奠在在藻者言

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

也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孔氏曰魚

何所在乎在然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頡頏其大晉也○嚴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頡其晉者出游水面則露其晉故見其頡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中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辰貌辰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鮪蒲無虞則戲然水面既升而露其晉又降而露其尾莘欬其辰矣○**公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欬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悔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遙反不錫命以禮數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而思古焉孔氏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燧燧人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亟幽王之廢申后太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啟其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啟而思古焉采芣采芣音臣之芣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乘證反馬又何予之玄袞占本反及黼音斧

鄭氏曰典也○**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毛以藿王饗賓客有羊

粗乃用錒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會禮云錒羹
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茶
也滑藿豈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
於粗其汁則筆之以藿調以醃酸乃盛之於錒
謂之錒羹○**孔氏曰**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
○**孔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衮卷龍也又曰玄
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王藻注云龍
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任衮欵則以龍皆卷欵謂
之卷龍衮是龍之狀也○**鄭氏曰**及與也○**宋**
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鄭氏曰**殺薄物
采以為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况
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蘇氏曰采
菽備設筐筥以待之而况諸侯乎○**陳氏曰**惟
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

衮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
賜予之坐高者爾○**東萊曰**上公之服九章玄
者衣之色也衮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
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衮及黼皆
謂上公之服也
感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言采其芹巨斤反君
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其旂泮泮匹僻反變聲
哖哖呼惠反載駟七南反載駟音四君子所屆音
界
宋氏曰興也○**毛氏曰**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
也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
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鄭氏曰**芹菜也
可以為蔬亦用待君子也用禮芹菹雁醢○**毛**
氏曰泮泮動也哖哖中節也王氏曰哖哖言其

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駟**董氏曰駟駕

者既服而三之曰駟四之曰駟董氏曰駟駟則

駟也駟則駟也○**屈**董氏曰屈也○**宋**

屈屈沸檻泉則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觀其旂

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坐於

是也歐陽氏曰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

觀尔其曰君子所屈者乃言君子所由車旂如

此之盛不如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在股音古邪似嗟反幅音福在下彼交

匪紆音舒天子所予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

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宋氏曰興也○**屈**董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

所以自偏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為內則

亦云偏則此服名偏而已○**屈**董氏曰芾太古蔽

膝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曰流

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

布下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遺不忘本冕服謂

之可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孔氏曰韠韠俱

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

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為之玉藻韠君朱

大夫素士魯章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虛三

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脰本曰股邪幅如

今行膝也孔氏曰邪經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

膝絨也名行膝者言行而絨束之偏束其脰自

足坐膝故曰在下○**交**際也○**交**際也○**交**際也

紆緩也○**交**際也○**交**際也○**交**際也○**交**際也

不敢紆緩也蓋因其服以起興曰赤芾在股則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邪幅在下矣波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

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

謹頌其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

維柞子落反之枝其葉蓬蓬女公反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牌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成貌殿鎮也孔氏

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

○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左右諸侯之臣也○

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欬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欬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相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竝受其福也○

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望此也孔氏曰服虔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

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

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柱頭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歎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便便云爾雅之貌

汎汎芳劔反揚舟絳音弗纒九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其維反之樂只君子福祿曉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朱氏曰興也○**白氏曰**紼絳音律纒綾也孔氏

曰釋水云紼絳維之紼絳也綱綾也孫奕曰紼大索也李廵曰紼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紼繫也欽則紼訓為紼絳是大紼綱訓為綾綾又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紼繫而維持之

○釋文曰纒韓詩云作也葵揆也腫厚也戾坐也○**前氏曰**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綾以行之○**歐氏曰**天

下之謂疾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底耳○**白氏曰**紼纒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命天子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白氏曰**

君子所樂樂王能以義揆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若王無義以揆之則謬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君子小人而無樂矣○**白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福厚之也○**白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出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

○**白氏曰**腫韓詩作脫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反讒佞骨肉相怨故任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求詳夫感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任也

辭辭息營反角弓翻匹秋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

角弓言用角低印便也若在辭則訓色先儒以

辭取其調和則字當在辭辭與辭同音

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為弓

其于春云隈謂弓之隈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反貌

其體往來張之則內響而來弛之則外反而空

弓翻欲而反○是以告之使無相遠

爾之遠矣民皆效矣爾之教矣民正有傲矣

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做上之所為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反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

也○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

矣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故也

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坐亏已斯亡

曰良善也○**宋氏曰**一方彼一方也○

曰爵祿也○**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

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

方○**宋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

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

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曰**受爵不讓專

利而有之也坐亏已斯忘怨之所歸駢之所集

故也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

老馬反為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音嗣宜餽於據

反如酌孔取

毛氏曰餽飽也○**曰**孔取甚取也○

曰見老人反侮慢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坐年

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毛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

之○**孔氏曰**此舉馬以喻之○**朱氏曰**已

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東漢曰**言民

不知處少之義慢者而害之父兄反聽於子弟

所謂老馬反為駒也慢老者獨能處少而不

老手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

知稱其餽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

量也

母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蔽猷小人與屬音

鄭氏曰母禁辭說文云母止之也○**毛氏曰**孫

孫屬陸氏州木疏口孫猴也楚人謂之沐猴

老者為獲長臂者為孫塗泥也附著也激美也

○**鄭氏曰**屬連屬也說文口屬連也○**朱氏曰**

氏曰小人之為不善皆其所自能不必教之也

今幽王入踈薄骨肉為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
猥并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
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墜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
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
小人與屬也先王有中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
五品為之孝友此之謂徽猷○**王氏曰**君子有
徽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彼矣○**東萊曰**親親
族族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
而不敢解也

雨于付反雪濺濺符驕反見規乃見反三音越消
莫肯下遐嫁反遺式居婁力佳反驕

孔氏曰濺濺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衆則濺濺

○**毛氏曰**規日氣也說文曰規日光也○**東萊曰**

遺予也○**釋文曰**婁王崩云數也○**東萊曰**

雨雪之盛濺濺然至日將出始見則雪濺
釋矣○**東萊曰**雨雪之濺濺也見日而消矣

王族相也毒王苟有意緩之亦釋然解矣呂氏

曰心規曰消謂君子有也雨雪之消喻小

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濺濺見規曰消者

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則民之惡德消矣

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

彼哉歐陽氏曰謂土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

為驕傲也○**東萊曰**濺濺詩任慶○**東萊曰**見

韓詩任慶音於見反云曉見日出也曰韓詩任

韋劉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衰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夔夔見

規聿消○**東萊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

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猶所謂屢空

言其驕之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視曰流如蠻如髦音毛戎是用憂

○風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

○流者流而公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

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被

髮此髦音義同○歐陽氏曰言骨肉相殘如夷

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祭統有文以相接雖

欽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遺毒則如蠻

如髦矣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戎是用憂也○

東萊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

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

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

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虐其

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

世乖族薄王又從而道之猶教稼升木以塗附

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

導之以惡既易如此况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

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

勢雖如雨雪濼濼之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

如雪之見日羣庶衆怨無復存矣奈何其不肯

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

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

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視曰

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蠻而

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

所憂也

角兮八章章四句

角兮八章章四句

苑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
反諸侯皆不欲朝直通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苑茂木也○**鄭氏曰**尚度幾也○**孔氏**

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為斥主○**毛氏曰**蹈動

也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

之願此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度幾息於茂

柳者○**毛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恒王氏曰但謂

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為王之惡諸侯相戒無

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殆人

甚矣則人皆欲自逸無欲自暱也○**毛氏曰**且

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坐焉言朝

王也

有苑者柳不尚暱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際例
畧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懼息也王氏曰懼小息也際病也○

毛氏曰邁往也宜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共友敬

矣諛言其與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

速駭也宜矣○**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

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傳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

予靖之君以凶矜

鄭氏曰傳臻皆望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

極坐然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

無常人不知其所屬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傳于

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

知甚矣○**毛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

改欬後注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嘆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上寗矣居以凶矜卽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天居焉

楚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服

服不貳音二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

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

謂之貳從容謂休養也休養猶有常則朝夕明矣

○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

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辰樂劉氏

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

用之必有其制欬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

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

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爲必有刑以興其

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

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先王之治於斯，為至矣。欬則裘笠撮帶，雖則未儀，有以見民德之歸一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處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而下孟，反歸于周，萬民所望。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

孔氏曰：都者，衆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

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王藻曰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裘豹褱，玄錦衣以裼之。狐裘黃朱，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

大夫士也。孔下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鄭氏曰**：于然也。○**毛氏曰**：周忠信也。○陳氏曰：周鑄京也。

衣狐裘，黃朱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灋度文章。○**鄭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灋也。○**朱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

遺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朱氏曰**：襄十四年楚

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乎周萬民所望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
緇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寔
無此皆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
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基反撮七活反彼君子
女緇直雷反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璣州木疏云舊說夫須涉

州也可以為養笠以臺皮為笠孔氏曰笠本禦

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

獸者諸侯貢屬焉州笠而函尊野服也前裘則

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也**毛氏曰**緇撮緇布冠

也**宋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

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

得言撮也**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

民女也**毛氏曰**緇直密直如髮也**張氏曰**

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

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

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

與也**毛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

也緇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

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鄭氏**

曰病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欬者心思

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百瑋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瑋

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

毛氏曰瑋美石也**毛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

瑋塞實其耳也**宋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

為姑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

之家女或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貴舊姓亦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蠶勅音權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孔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重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氏曰**蠶整

蠶也說文曰長尾為蠶短尾為蠶尾末捷其言反舉也欬似婦人髮末曲上卷欬者也孔氏曰髮傍短髮不可欬則因曲以為飾邁行也○

孔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朱氏曰思之甚也○**鄭氏曰**帶任帶云本亦任帶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奩音餘我不見兮云何時言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時病也朱氏曰時望也○**孔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帶自有餘矣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欬謂美不假飾也○**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

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然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
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
賦采綠之詩以刺焉○鼠樂劉氏曰周葉商制王
畿之外疆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
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旅以統
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
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
以防其亂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
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
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
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
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
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
所部而鄰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躬弓六反于髮曲局其玉反薄

言歸沐

終朝采綠不盈一躬弓六反于髮曲局其玉反薄

王躬也爾雅曰萊王躬郭璞云萊葦也今呼鵝

曲局○董氏曰楚辭曰資萊施以盈室王逸云

為葦夫○**日六曰**兩手曰躬局卷也○**采**氏曰

薄辭也○**日六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

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息不專於事○**日六曰**予

髮曲局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日六**

沐蓋以待君子之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

矣度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簪尺占反五日為期六

日不詹音占

藍染艸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衣蔽前謂之襜**孔氏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

同五日為期公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統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况於遲久而弗

歸耶○**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伯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報勅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

言綸之繩

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謂射訖弛弓納于韋中也○**綸釣繳也**孔氏曰釋言云綸綸也則綸是名說文云繳

繳繩也則釣也七射其繩皆生絲為之七是繫繩於天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任繩此猶今之接繩謂之繩繩也○**言是子往獵我則為之**

納弓于韋中往釣我則為之緝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然辭也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反魴音叙維魴及魴薄言觀古說反者

上章兼有符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維魴及魴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君子善**

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

魏韓詩作觀

采錄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衆反潤天下卿士不能
行召上照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
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嵩高言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
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芄芄蒲東反黍苗陰雨膏
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行貌○**鄭氏曰**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
者猶陰雨之高景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
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
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千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

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謂器

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孔氏曰
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

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午者鄭
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浪反○孔氏曰罪隸云

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
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

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旁此營
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

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
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

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
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

同也○**鄭氏曰**集猶成也○**孔氏曰**蓋不定之

辭也孔氏曰蓋者為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

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

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召伯之遇役夫如此○**召伯知**

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

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

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

有御兵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為旅工

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

徒○凡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

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召伯**

之遇証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証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謝邑也**後漢

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

謝城○**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營**

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召伯營謝**

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召伯**曰平水治

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

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

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

其溝洫故也○**東萊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

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

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
其憂善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
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
焉此真知職分者也被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
亂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
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旣見君
子其樂音洛如何

毛氏曰興也○**毛氏曰**下隰曰隰桑宜在濕潤
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曰**
阿欻美貌難欻盛貌○**毛氏曰**隰中之桑枝
條阿阿欻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

葉條曲之狀○**毛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
矣旣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歛也毛氏

曰沃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反旣見君子德音孔膠
音交

毛氏曰幽異色也孔氏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
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輒則其色
純異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
大則漸幽異也膠固也○**毛氏曰**德音孔膠者
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毛氏曰**是
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
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注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取○

記引遐不謂矣注謂猶告也○**宋氏**曰謂猶告也表

道其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

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亭趙孟子產

賦陽系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

產之見規誨○**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

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

氏曰尔雅所謂盛德垂善民之不能忘也○**東**

萊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

眾人眾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

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恭用之極與賢

者為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

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者花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

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

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于偽反之怪是詩也鄭氏

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象人所入之女如其字也

是謂幽后孽女廢也宗適子也土不能治已不正

故也○孔氏曰褒國妙姓言如其字者婦人因姓

為字也孽者孽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

比根幹廢于此支孽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

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楛是適于此樹本廢于此

支孽也適子當為廢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

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

事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管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孔氏曰興也白華野管也已漚為管孔氏曰釋

仲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管漚之柔韌異其名

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耳○**孔氏**

曰刈白華已漚以為管又取白茅纏束之○**鄭**

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

也○**趙氏曰**白華則漚以為管白茅則用之裹

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

其分王氏曰管譬則后也茅譬則妾也今王亂

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孔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

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

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

日月不得如雨之雲且非無雲也若露濃雲全

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陳氏曰**雲為質

而露為澤○**孔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步行

也猶如也張氏曰猶似也○**鄭氏曰**猶圖也天

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

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

道也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

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漚符處反池北流浸于鳩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

彼碩人

孔氏曰漚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日所觀

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孔氏曰**碩人謂幽

王也○**孔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漚稻田王之

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
歌而傷懷也○流水流貌詩曰漉漉北
流徐鉉曰沈沈沼之沈通用此字今別在池非
是徒何切

樵徂隼反彼桑薪印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熯市林
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獲薪
也少儀云抱樵注云朱熹曰樵○桑薪

宜以養人者也印我也烘燎也熯炷竈也孔氏

曰炷者無釜之竈其上欬火謂之烘本為此竈
止以燉火照物若今之大爐也○郭璞曰今之

三隅竈也炷音惠○歐陽公曰樵彼桑薪印熯

于熯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而為熯熯
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人之樵也彼桑薪

以炊爨饋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
反以熯於炷竈用炷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

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蘇氏曰

與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
之崇大而所為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于者

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
為如是也

鍾于宮聲聞音同于外念于慄慄之感反視我
邁邁

慄慄不申也亦任慘慘朱氏曰慄慄憂
貌○邁邁欲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

邁邁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有諸
宮中必形見於外○如幽王心寵褒姒

而聲容必見于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褒姒而

遠我則膏燥然而憂愈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
而踈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
王也慘慘歎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朱氏曰鼓鍾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惓惓而
反視我邁邁何哉○邁韓詩及說文並
任柿乎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許云狼怒也
有鷺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

鷺鷥鷺也鄭氏曰鷺之性貪○鷺鷥鷺也
梁更梁也○鷺鷥鷺也鷺鷥皆以魚為食然鷺之
於鷺清濁則有間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
鷺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中后譬
之如養鷺而奪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
所處如妻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鷺鷥在梁鷺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鷺飲也飲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鳴
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鷺鷥鷺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
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
一其德鷺鷥之不如也

禮反兮有備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都

毛氏曰備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隸僕云
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
也○蘇氏曰備卑貌底病也○蘇氏曰石之施
於履者乘石也石之備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
而不可施於貴雖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

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
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
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棄申女何也○**歐陽**
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如妾止當在下爾
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
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
則多取譬喻躰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
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繇面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
賤不肯飲於鴉反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
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
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

如繇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
絕不成語也

繇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詩曰與也繇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繇蠻聲

也丘阿曲阿也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

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卷阿云有

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宋**氏曰後車

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

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

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

副曰佐○**詩**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

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

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

者而依屬焉。○**莊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
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古者卿
大夫出行士為未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
摯。○**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孔
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
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
則不誨也。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
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
車故言車敗則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
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
無不託焉而亦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
於外奈何曾不飲食載之哉。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曰反行畏不外趨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立隅丘角也憚難也。○**莊氏曰**過飛行
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飛
趨耳。○**大學詩云**縣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
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也。○**公羊曰**國語云
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為言也。非敢憚
行但恐不能由其所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狐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
有牲牢老刀反饗於恭反餼許氣反不肯用也故
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氏曰牛羊豕為牲
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羶。○孔氏曰父

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於祀五
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
者為牢也亨人掌外內饗之饗烹芻肉之名故熟
曰饗也左氏曰饗牽竭矣饗與牽相對牲可牽行
饗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為人必其所愛者
小所廢者大頗弁之詩曰有頗者弁寔為伊何尔
酒饒音爾殺饒馨言有酒之旨有殺之馨何為不
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殺之美猶不肯用
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饗饌而不肯用乃其宜也幡
幡手頰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
者以為飲酒之茹也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為
茹也○**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左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也

皆備與賓客享之○**鄭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
牢饗饌而不肯用也

有鬼他故反斯首炮自交反之燔音煩之君子有
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鄭氏曰**有鬼斯首言一鬼也
李氏曰鬼以首言猶與以尾言也○**毛氏曰**炮

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
之羞也○**鄭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鬼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酌才洛
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
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
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酌報也鄭氏曰
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克斯省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市周反之
孔氏曰醕造飲也孔氏曰醕者欲以醕賓而先
自飲以道之此舉醕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
乃謂之醕也

勸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衛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
不全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任是
詩也鄭氏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鄆舒庸又有舒
龍謂之羣舒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
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造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亦作漸漸

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宋氏曰**皇暇也○

孔氏曰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
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

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
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

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
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

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
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

勞為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
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

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
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
劉氏曰困以陟降之勞瘁以山嵐之氣旣病且

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觀也○**東萊曰**解
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之說

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

毛氏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

徧也○**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

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蹄音的矣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普即反沱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孔氏曰豕豬也蹄蹄也孔氏曰釋豕云四蹄皆

白駭駭者蹠疾之言白蹄名之為駭是蹠疾於

餘豕○尔雅曰駭與豕字異義同○長樂劉氏

曰中國有豕純黑為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蹄也

謂四足連趾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

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波
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

孔氏曰畢星名○**孔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

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

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

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為木死雨木也為

金死故星好焉推此而性南宮好陽北宮好燠

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巳所克而得其死從其

死也

也○**孔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謂証沒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

履險遇雨証行所尤苦故以為言長樂劉氏曰

証証夫遠行之所見也漢人蠻夷之域為山川

之所且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後相仍救其

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東坡曰**長樂

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佐於熙寧安南敗事

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寔深可懼也若佐於

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為良醫深可

信也雖未知其為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

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若者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

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

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東坡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

矣詩人傷之而已

若之華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東坡曰興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釋州

云若陵若黃華葉白華葉合人曰黃華名紫白

華名黃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

月中華葉似今紫州葉可染車衣以冰髮即黑

如釋州之文則若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

若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

耳及其將落則全黃而黃○**東坡曰**言周室之

衰如是華也

若之華其葉青青子采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東坡曰華落葉青青秋無氏曰言華已盡矣徒

見其葉耳○**東坡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

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詳子桑反羊墳扶云反皆三星在罍音柳人可

食鮮息反可以飽

東坡曰詳羊殺羊也孔氏曰釋音云羊牲物也

群故知群羊也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

星也鄭氏曰蜀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莆田

氏曰杜羊則皆大群羊則皆小群羊而墳皆心

星而照雷皆不火也毛氏曰三星在雷言不可

火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夷笱之中

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垂

于將沒而望於夷笱之中其可久乎此以興死

亡將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

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曰雷中無魚而水靜

似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

此苟且得食是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艸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皆言佩

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任是詩也

鄭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

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

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

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何艸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鄭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

歲始艸生而出至歲勉矣何艸而不黃乎言艸

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

日月長久証行不息是其所所以怨也王氏曰

無艸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

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鄭氏曰

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設孔氏曰言萬民

何人而不為特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艸不玄何人不矜古頌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異色始春之時艸芽孽者將生必

玄長樂劉氏曰艸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

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嫻古今字從設者皆過

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

民之性也今則艸玄塗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

曰艸旣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旣

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

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重氏曰韓詩任何人不歸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

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

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孔氏曰征夫若

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常循

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芄薄紅反者狐率彼幽州有棧士校及之車行

彼周道

毛氏曰芄毛尾長貌○朱氏曰棧車役車也孔

氏曰

車之狀非上所乘之棧名也○朱氏曰狐本是

艸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

外野與狐在幽州乎

何艸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範詩記卷第二十四



